

此情须臾



燕子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此情须问天



燕子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此情须问天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情须问天/燕子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4

ISBN 978-7-5354-3688-7

I. 此… II. 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1972 号

责任编辑:高 娟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5 插页:2

版次: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33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知我意，感君怜，
此情须问天。

——李煜《更漏子》

序

读《此情须问天》一书，完全是因为机缘巧合。乍一看书名，以为是言情小说，心中便有了些许先入之见，但慢慢读来，却发现远非一个“情”字所能概括小说得的内容，或简单地把它归入言情类小说的，小说所涵盖的内容更丰富、更深远。

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今天，看似跨度很大，但却不像编年式的流水帐，而是选择了几个特殊的历史事件作为切面，映照整整一代人的生活、命运以及内心世界的沟沟坎坎。这使得小说读起来既有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与情缘际会的跌宕、绵长和悠远，又有史诗般的厚重、隽永与深邃。这是我喜欢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故事的发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的那场灾难性的大洪水。仿佛有着特殊的天人感应，一代伟人的离世、震惊中外的大地震等交织而至。作者以此为起点，勾勒小说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循序推进，层层展开，使人犹如身临其境，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时代。

生活是没有布景的舞台。小说主人公、童年时代的陈玉栋和黎珩为躲避那场罕见的水灾，偶然相遇，一场动人心扉、让人心痛、催人泪下的人生活剧由此拉开帷幕。主人公以及和他们相关的人物故事渐次登台。这些故事，或平淡，或跌宕，或伤感，或无奈，无不让人感同身受而引发心灵的共鸣。

故事的“布景”是独具匠心的。一代人所经历过的事件、历练与人生感悟，被作者巧妙地溶于小说的故事情节之中。乍一看来，似乎一个“情”字贯彻始终；细读起来，作者几乎是在完整地演绎过去那些曾经发生过、又不可能重新再来的人生命运和社会变迁。这些故事，或在预料之中，但更多地却在预料之外。当无法预知的人生命运和社会生活活生生地展示在人们面前时，扼腕叹息也好，垂首沉思也好，还是会心一笑也罢，总之，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着。奇妙、神秘、期待、渴望、未知，这正是生活的魅力所在。

小说是真挚的。古今中外，一个“情”字，演绎出多少动人的故事。小说中的“情”是用“真”来打动人心的。少年时的纯真友情，青年时的真挚爱情，中

QINGXUWENTIAN

年时的真情实感。真，本身就是一种美。一个“真”字足以牵动人的阅读神经。然而，真，又往往是最难成就的，它存在于缺憾与失落之中。男女主角的真实感情难以找到现实的土壤，像昙花一样释放了瞬间的美以后，归于消逝，也归于永恒。至此，真、善、美便定格在最美好的时刻。小说戛然而止。此情须问天，此情只能问天！加之小说又不仅仅拘泥于一个“情”字，以它广阔的生活舞台和历史空间，使故事显得厚实、厚重，人物形象更加鲜活、丰满。

小说是静谧的。作者用散文的笔调，或描述，或临摹，不急不躁，娓娓道来。远去的村庄被拉回到现实中，炊烟、池塘、蛙鸣、鸟喧，如同记忆中的峰之巅、雾之谷，凸显在人们眼前。多彩的人生，或追恋、或背弃，或得志、或失意，如歌如梦、如泣如诉，陈铺在读者面前。甚至当男女主人公面对情感的强烈冲击时，文笔依然是理性、静谧的。那些静谧、安宁、充满思辨的语言，看似波澜不惊，却透露出对人生的态度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此外，无论叙事还是摹人，作者尽可能使用“白描”技法，不摇旗呐喊，不鼓噪评判，同样渗透着一股令人赏心悦目的静谧与自信。对作者而言，静谧是一种境界；对读者而言，分享这种宁静，是一种幸运，是一种惬意。

小说是美好的。故事是美好的，人生也是美好的。甚至人们情感世界的纠缠和矛盾也充满着悲情般的美好。作者为小说铺衬了三条线。主线是男女主人公的感情故事，辅线是时间链条上所凸现出来的社会历史事件，还有一条时隐时现的线，就是那枚带着童话色彩的蓝发卡。一枚小小的蓝发卡是这段感情的神秘符号，也是载体。最终，它因无法承担情感的重负而归于消逝。蓝发卡从人间消逝了，但却永久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生活中有着太多像蓝发卡一样美好的事物，在不经意间出现，又在不经意间消逝。当它们出现时，惊讶、惊叹、惊奇，是美好的；当它们消逝时，遗憾、惋惜、思念，也是美好的。这些林林总总的美好，像被时间的风打磨得闪闪发亮的蓝宝石，装饰着人们的视线，照耀着人们的内心世界。

作者的文笔是优雅的。她为小说的文字找到了一个相对和谐的位置。她没有把文字当作宗教一样膜拜，以至于让读者难以捉摸文字背后的玄机；也没有把文字安置在低陋、阴暗、湿冷的洼地，使文字沦落到遭人亵渎的境地。她的文字像暖暖的阳光，温温和和地洒在眼前，又像飘着淡香的清风，于不经意间扑面而来，优雅而不造作，平易而不平淡。

细腻、准确、淋漓尽致地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是作者文笔功力和捕捉生活细节的又一特色。转瞬即逝的一个闪念，甚至神经末梢的一次悸动，都会落入作者笔端。读到这些文字时，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由此可见，人与人之间，心是相通的，情是相似的，但却常常被人特地封闭起来，以至于人与人之间，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通过透视《此情须问天》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人与人之间会多一些理解和宽容，少一些猜忌和争斗；心与心之间会多

一些交流和融合，少一些劳碌和疲顿。

用精致的描述勾勒出绝美的画面感，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者文笔的优美。小说结尾处的描写是这样的：

“落日时分，小河两岸天高地阔，鸟雀无踪；水流缠绵，鱼蚌潜底；河水西去，晚霞无声。沙滩和小河在落日映照下，像披上了一层暗红色的薄纱；河水反射出七彩光谱，变幻莫测，像一个奇异的梦；舟河天际线依稀可见，村舍藏在树木的葱茏中，像一幅随手涂鸦的水墨画；远处的竹林还是那片竹林，近处的芦苇还是那片芦苇……”

这时，只见一个人手捧一束蓝色玫瑰，面对河水，垂首而立，泣不成声。这个人正是陈玉栋。只见他缓慢地蹲下身，把玫瑰一瓣瓣掰开，撒入河中。顷刻间，河面上漂满了蓝色的玫瑰花瓣，河水被染成了淡蓝色，花瓣顺着水流悠悠荡荡漂摇而去，西方天水相接处，上面是血红色的晚霞，下面是淡蓝色的河水。

剩下最后一枝玫瑰时，陈玉栋拿出了那只一直珍藏着的蓝发卡，用一条红色丝带把发卡和玫瑰系在一起，放入河中。河水呜咽，河风饮泣，仿佛都在默念同样的词句：知我意，感君怜，此情须问天！”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时间静止，情景一体。读至此处，情不自禁为之动容。

长篇小说《此情须问天》犹如喧闹都市中的一方净土、干燥沙漠中的一片绿洲，给驿动的心、躁动的情以及疲惫的灵魂提供了一片栖息之地。作为读者，能读到这样的小说，是开心的，幸运的。

但作为处女作，小说《此情须问天》难免存有瑕疵。从故事情节处理上，作者过于用心营造安静的故事环境和阅读环境而忽略了故事的起伏度，甚至那些本应该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也被作者用舒缓的笔调娓娓道来。这样的写作手法，极有可能影响到小说的观赏价值。但作品总是要经过广大的读者去检验的，真心希望《此情须问天》能够拥有更多的知音。

第一章

有山的地方神话多，有河的地方故事多。从双狮山发源的双狮河支流众多，中下游的清阳河是众支流之一。清阳河也有些与众不同，它的流向是自东向西的，弯弯曲曲的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流向哪里，它以一种优美的曲线展示着独特的姿态和充满自信的长度。不到汛期的河面只有几十米宽，两岸的沙滩与河面的宽度差不多。南岸的河床高出水面二三十米，河堤上面是绵延不断的农田和村落。北岸没有河堤，沙滩的尽头是一片片树林，树林的尽头散落着一个个村庄。沙滩和树林成了北岸居民的河堤，即使河流汛期水涨，他们大多数时候也都是安全的。河边有个村庄绰号舟河，其实叫陈家湾。传说这条小河每隔十年发一次洪水，每隔三十年发一次特大洪水。每次特大洪水过后，方圆几十里的村庄和农田都会被荡为平地，只有陈家湾除外。陈家湾像一艘永不下沉的奇妙的船，水涨它也涨，因此得名舟河。

在北岸的村庄中，只有陈家湾与树林几乎平行。远远看去，它就在河边上，没有任何安全感。陈家湾北面是相隔一公里的曾家坝，小河涨水时，如果水势小，曾家坝能够幸免于难，如果水势大，河水会把离自己近的陈家湾高高举起，把距离远的曾家坝吞入腹中。但造物主总是公平的，它给了陈家湾不沉的造化，也给了曾家坝繁华的街道。曾家坝是方圆十里乃至几十里的著名街镇。这里有通往远处的公路，大客车迎来送往，把近处的人送出去，把远处的人接回来；货车把近处的货物运出去，又把外地的货物运进来。每逢农历的双日子，这里都会有集市，远远近近的人们都来这里赶集，陈家湾的人也要来这里赶集，买一些生活用品和农用品。

这一年，汛期来之前，陈家湾的老人们就开始议论水势大小了。有的说，十年一次小水，三十年一次大水，这次涨水小不了。有的说，现在政府管理了，能把大水变成小水。议论这些“天下大事”时，最合适的场合是大柿树下，说话最权威的当然是“老私塾”陈雷生。

陈雷生小时候读过私塾，对周易八卦有些研究，平时喜欢读书看报听广播，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老知识分子，外号“老私塾”。当他手里端着旱烟袋朝大柿树走来时，柿树下的人们就会像报幕一样说，老私塾来了。说这话的人是他的平辈或长辈，又因为他在兄弟里排行老三，所以晚辈的“报幕员”会说，三叔来了

或三爷来了。

柿树下有陈雷生的专用座位。柿树的根部突出地面，也不知坐了几朝几代，被磨得油光锃亮，庞大的树冠像遮阳挡雨的伞。背靠着三人合抱粗的柿树，老私塾悠闲地抽着旱烟袋，安静地看着树下的人们，听着他们唠家常、唠农活、唠天下大事。只有当别人说的太过离谱时他才慢慢地磕去烟袋锅子里的灰烬，用毋庸置疑的口气加以纠正。被纠正的人丝毫不觉得难为情，因为老私塾说的话就是真理，接受他的批评、指点和建议，已然成了人们的习惯。他的经验、知识和智慧，是陈家湾的主心骨，人们信任他、尊敬他。每当他走到树下时，那个坐在树根上的人就会站起来，把这个最舒坦的位置让给他，他会客气地和人招呼一声，泰然入座。

午饭后，村里的人忍受不住七月的闷热，陆陆续续来到柿树下乘凉。但他们议论的话题却比天气更沉闷，那就是今年会不会涨水，这是入夏以来最为热点的话题。村里很多人都记得，十年前的那场大水，几乎把陈家湾这艘小船压沉。当时只有100来户人家的陈家湾接待了有着200多户人家的曾家坝人。各家屋里以及房檐下都是曾家坝来的“跑洪”人，这棵大柿树下也密密麻麻地铺着麻袋或草席，住满了人。幸好那次洪水来得急走得也快，只有短短三天时间。三天里，陈家湾倾其所有招待曾家坝的人们，三天后，陈家湾家家米尽粮绝，人们只好以野菜甚至青草充饥，眼巴眼望地等着地里的秋作物赶快成熟。屈指算来，今年的汛期即将到来，而且还是特大洪水的汛期，从六月末开始，人们就开始为曾家坝和自己村庄的命运担心了。

当人们用询问的目光等待老私塾发言时，只见他紧皱眉头抽着嘶嘶作响的旱烟袋，烟袋锅子里的火光时隐时现，人们知道，这时还不是老私塾的发言时间。等到一袋烟抽完，烟袋锅子磕在石块上当当作响时，老私塾才叹了一口气说：“今年的洪水不来便罢，来的话一定不善。”听他说完，空气变得更加沉闷，有人摇头，有人叹气，有人闷闷地抽着烟。这一刻，仿佛时间凝固起来，柿树以及树下的人们都沉默在这凝固的时间里。

这时，忽然传来一个男孩子的哭声，还未变声的小细嗓子加上十足的底气，使得男孩的哭声听起来像高音喇叭，足以响彻半个庄子。当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从柿树旁走过时，老私塾磕着烟袋说：

“娃子过来，又打架了？”

男孩哭得更响：“我、我没打架，是他们欺负人，他们打我。”

老私塾伸手拉着男孩的胳膊，和蔼地说：“让三爷看看打哪儿了？”

当他碰到男孩的手时，男孩的哭声变得撕心裂肺起来，老私塾仔细一看，原来他的胳膊被人打脱臼了，难怪这孩子哭得这么痛苦。

“这帮土小子太不像话，打人没个轻重。”说着，他趁男孩不注意，一手握着

男孩的胳膊，一手捏着胳膊肘的脱臼处，猛的一拉一拽，眨眼工夫男孩的疼痛减轻了，哭声也小了许多。老私塾轻轻揉捏男孩的胳膊说：“他们为什么欺负你？”他知道男孩说的是实话，他肯定是被人欺负了。

男孩一听哭得更伤心了：“我割的草比他们多，他们就说我割了他们的草，他们说草是贫下中农的不是地主的。他们要分我的草，我不让分，他们就喊着打倒地主，就……”

男孩哭得说不下去了，老私塾此时已心如明镜。男孩叫陈玉栋，他爷爷是地主，他也就自然属于地主成分。老私塾亲眼见证了玉栋爷爷当上地主的全过程。那是一个勤谨、老实的庄稼人，1948年H省解放前夕，他倾尽一生积蓄买下了80亩地，收留了一个姓徐的逃荒人做长工，在收了第一茬庄稼后，为长工娶了媳妇，从此和长工互称老表，一块地里干农活，一个锅里涮稀粥，相处十分和睦。

正当长工生养儿子时，解放的春雨落在他头上，为了能够分到陈家的房屋院落，他亲自做了一顶锥形大纸帽戴在玉栋爷爷头上。在批斗会上，他声泪俱下地控诉玉栋爷爷的“罪行”，历数这位老地主剥削他全家人的种种罪恶，凡是他听到的有关地主剥削罪行的故事，都借过来为他所用，他只需把故事里地主的名姓换一下就行了。开始时，村里的人对他的说法很是反感，但因为他有着无比光荣的雇农成分，谁也不敢当面说他什么，人人都在心里骂他不是东西。这个不是东西的东西把自己编造的谎言一遍遍重复后，人们也就充耳不闻，习以为常了。后来，他如愿以偿地把玉栋爷爷一家撵到了生产队的牛棚里，自己成了陈家大院的主人。就这样，玉栋爷爷当了不到一年的地主，却让他的子孙背上了无比沉重的地主成分。

正如人们担心的那样，紧紧慢慢的雨下了七天七夜后，洪水来了，来势非常凶猛。一夜之间，到陈家湾逃难的人像蚂蚁一样遍布全村，能够遮雨的干地上，铺满了草席和麻袋，男女老少躺着的、坐着的，把草席和麻袋挤得满满的，他们随身带的少量食品和行李只能放在被雨水浸透的湿地上。

陈玉栋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是他12岁的时候。大难当前，人们忽略了他家的地主成分，也顾不得和他家划清界限，他家新盖的茅草房里挤满了人，房檐下也是人，院子里有一棵枣树，一棵槐树，都是新栽的，小小树冠下放满了东西，甚至连猪窝也派上了用场，那只刚刚买回来的小猪仔被拉了出来拴在露天的雨地里，略作清理的猪窝里铺上了麦秸，麦秸上铺一张席子，这对困极累极的“跑洪”人来说，也是一张不错的床铺。玉栋爹妈忙不迭地照应着，一会儿屋里一会儿院子里跑来跑去，非常热情。做饭时，每顿饭都要做三锅以上。若是在他爷爷那时，家里大囤小囤都是粮食，招待这么多人还是绰绰有余的。现在不行了，现在他家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口米缸、一口面缸和一口水缸。第一天熬的粥还

能挂上筷子，第二天就稀了许多，第三天就能照出人影了。三天过后，他家的米缸面缸像用水涮过一样干净。这倒不是因为那些逃难人饭量大，而是因为人太多了。其实，逃难的大人们一般能不吃就不吃了，每家只盛一碗或者两碗稀粥分给小孩吃。

陈玉栋从未见到过他家住这么多人，过去在人们眼中像一堆臭狗屎一样的地主家院忽然吃香了，而且把地主家的米面毫不见外地吃了个精光。这给陈玉栋带来了不小的快乐，这是他童年时代为数不多的快乐之一。

洪水来后的第三天傍晚，陈玉栋背着父母偷偷来到村边。洪水已经退去了很多，被水冲过的玉米、高粱东倒西歪，只有极少数秧苗还孤零零地站立着。那棵碗口粗的高高的楝树像村庄的门卫一样安静地守在那里。陈玉栋熟练地爬上树坐在树杈上远望，想看看那个令他向往的、繁华的曾家坝是否安然无恙。

看着眼前的一切，他惊呆了。雨已经停了下来，西边的云彩泛着暗暗的橘红色，难道太阳在不知不觉中来过？明天该不会下雨了吧？如果远处的水面不是肆虐的洪水，如果近处的黄泥不埋没庄稼，那么眼前的景象可以算得上人间难寻的奇景了。陈家湾真的像一艘船，四周是漫无边际的黄乎乎的水，奇怪的是陈家湾并没有比水平面高出许多，它似乎和水面在一个平行线上。可是一公里外的曾家坝却不见了踪影，只能透过水雾看到一些朦胧的树，往日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房舍罩在了水或水雾中。

“洪水可真厉害啊！难怪人们离开家跑到这里来呢。”陈玉栋一边想着，边从树上下来，可是他的腿软软的，双手也在颤抖，胸中像揣个兔子一样突突乱跳。这时他才意识到，他被看到的一切吓着了，这是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害怕和恐惧。

大柿树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树下的土湿湿的。天色渐暗，跑洪的人们在树下铺起了床铺，很安静。此时没有人愿意说话，面对洪水带来的灾害，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很无奈，很软弱。

陈玉栋绕着柿树转了一圈，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人注意他。他漫无目的地看着这些遭难的人，心中乱乱的，一会儿想想这儿，一会儿又跳到了别处。这里的地面这么湿，他们睡在这里会生病的吧？听说长时间睡在湿地上的人，身上会长痒疙瘩，长痒疙瘩的滋味可不好受；房子被水冲倒，庄稼被水淹，他们回去后住在哪里？吃什么呢？他们会不会像忆苦思甜大会上听到的故事一样，左手拿着破碗，右手拿着打狗棍出去逃荒要饭？想到这里时，他的鼻子酸了一下：“可惜我家太穷了，如果我家富有一些该多好！”他所想象的富有其实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粮食。他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两个孩子争吵的声音打破了人群的安静。

在一方草席上，“住”着一个男孩，大约十三四岁，一个女孩大约八九岁，还有一个60多岁的老奶奶。男孩和女孩横着蜷曲在席子上，老奶奶坐在席子的另

一角爱怜地看着他俩，并时不时地为他们驱赶蚊子。他们已经在树下生活了三天三夜，又困又饿又憋屈。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只听奶奶含着眼泪说：“今天晚上我们不吃晚饭了，都早点睡吧。”早已饥肠辘辘的男孩什么也没说，很懂事地躺下了，女孩的眼里却满是泪水。男孩不满地说：“哭哭哭，你就知道哭！还不快睡觉?!”女孩委屈地看了哥哥一眼，去掉头上戴的蓝色发卡放在席子上，准备睡觉。男孩翻了一下身，脸的一侧压了发卡的一端，发卡另一端翘起来时不轻不重地打在了他的眼皮上，这个小小的意外惹恼了心情不好的男孩，他呼的一下坐了起来，把发卡重重地摔在地上：

“都什么时候了，还戴这破玩意儿?!”

“你！你！你！你敢摔我的发卡?! 奶奶，他、他摔我的发卡!”女孩哭了起来。

奶奶嗔怪男孩：“你这哥是怎么当的？怎么能惹妹妹?!”

男孩的火气更高：“你再哭?! 你再闹?! 恼了我把发卡给你折两截!”

女孩毫不示弱：“你敢！你折一个我看看!”

女孩知道这发卡也是哥哥最喜欢的。拥有一个发卡曾经是她最大的愿望，但是爸爸妈妈却不同意花钱买这样的奢侈品，还是哥哥一分钱一分钱地攒够了买发卡的钱并偷偷买回来送给她。当她拿到梦寐以求的发卡时，她的手在发抖，眼睛里涌着泪花，说：“哥，这个发卡太漂亮了，我要戴它一辈子!”在她看来，一辈子就是最久远的时间了。而此时哥哥居然说要折断发卡，可见他是吓唬人的，她相信哥哥不会这样做。谁知道男孩的蛮劲上来了，只听“咔”的一声，奶奶还没来得及阻拦，发卡已被他折成了两段！

女孩惊呆了！她拿着被折断的发卡，心痛地大哭起来：“发卡，我的发卡，你赔我发卡，赔我！我的、我的……”又气又急又心疼的女孩顿时哭得背过了气。奶奶急忙掐人中掐虎口，有人端来了热面汤，有人送来了水。一阵手忙脚乱后，女孩的眼睛终于睁开了，但醒后的她仍然伤心地哭着。周围的人开始埋怨男孩子，说他不懂事，好好的发卡折断多可惜。奶奶用指头狠狠地戳在男孩头上，说：“你这个兔孙！越大你越不听话!”说完，受了惊吓的奶奶也抹起了眼泪。

女孩依旧哭着，不依不饶，丝毫没有停下来意思。

看着这一幕，陈玉栋的腿像被磁铁牢牢吸住，女孩的哭声是他听到的最伤心最心痛的哭声。这一刻，他的心像被锤子重重敲打了一下。他忽然觉得，在他的世界里，原来还有女孩子的存在，尤其有这样的女孩子：潮湿的地面、黑兮兮的草席反而把她和她那白底碎花的上衣衬托得更干净，蓝色的裤子，蓝色的小球鞋，看起来都那么入眼，那么好看。她的辫子很长，发根用一条红头绳扎着，前面能够看到戴发卡的痕迹。他想象着女孩戴发卡的樣子，一定很好看。

他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一双像豹子一样愤怒的眼睛早已盯着他，只听女孩

哥哥不友好地对他说：

“你看热闹还没看够？你还打算再看一出？！”

“没，没，我没看热闹。”陈玉栋吓了一跳，不知所以地说了一句。

男孩的眼神里流露出懊恼，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他气呼呼地坐在席子一角，不知该如何收场。陈玉栋却没有在意男孩的不友好，他凑上去蹲在男孩面前，说：“我能修好这发卡，你信不信？”

男孩疑惑地看着他，他觉得修好是不可能的。但陈玉栋的话却止住了女孩的哭声，女孩似乎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明。陈玉栋看了女孩一眼，他忽然觉得自己像做了贼，心惊肉跳、面红耳赤，心里乱乱的。这个小女孩看起来真的很可爱，尤其是她的左眉梢长着一颗芝麻大的黑痣，眉毛动一下，那颗小黑痣也跟着跳动一下。看到这颗黑痣的一刹那，陈玉栋有一种幻觉，这颗黑痣幻化成了一只黑色蝴蝶，在他眼前飞来飞去，一种从未有过的美好感觉从他心中一闪而过。

女孩揉揉哭得发痛的眼睛，看着陈玉栋，急切地问道：“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能修好？真的能修好？”

面对女孩的眼神，陈玉栋点了点头，尽管他心里也明白他是没有办法恢复发卡原样的，但他不知为什么还是点头：“我拿回家修，修好后给你送来好不好？”女孩感激地看着他，她哥哥却撇着嘴不屑地哼了一声。陈玉栋煞有介事地说：“你不相信是不？要不然你到我家去，我当面修给你看，保管还能用。”

男孩有些动心了，他看着奶奶等待批准。奶奶说：“去吧，修好后赶紧回来，别乱跑。”

男孩起身要走，女孩却抢先站了起来：“奶奶，我也想去。”

男孩不耐烦起来：“哪儿哪儿都有你的事，天天像个尾巴一样跟着我，你烦不烦？”

女孩白了哥哥一眼，正想和他理论，陈玉栋却抢着说：“让她也去吧，我家还有别的好东西呢。”谁都不知道他家还会有什么好东西，但这个理由似乎很有说服力，也很有诱惑力。三个孩子一起向陈玉栋家走去。尽管身处窘境但他们的脚步却是无忧无虑的，他们心中有两个共同愿望，那就是修好发卡和分享神秘的好东西。

在男孩面前，陈玉栋没有一点做主人的优越感。因为男孩比他个头高，比他年龄大。在孩子心中，这两条是最有威慑力的。加上这个男孩举手投足间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气势，让人感觉他说出的话就是命令，必须得服从。陈玉栋心中暗自怕了他，说话也显得不那么自信：“你们都是曾家坝的吧？曾家坝可比陈家湾大多了。”

男孩不满地说：“还大呢，你没看见都淹在水里了？”

陈玉栋赶紧换话题：“你们家也姓曾吧？我知道你们那里很多人都姓曾。”

男孩终于露出点笑意：“谁告诉你曾家坝都姓曾？我家就不姓曾，我家姓黎。”

陈玉栋好奇地问：“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姓黎的呢，姓这个姓的人不多吧？”

“当然没有你们姓陈的多了，你不知道的姓还多着呢。”男孩说话时总是带着嘲弄的语气，这让陈玉栋感到不太舒服却敢怒不敢言。他不想反抗或与他作对，他怕他忽然翻脸生气，怕他和妹妹忽然变卦不去他家。

“我叫陈玉栋，外号叫大头。你们叫什么名字？”

男孩哧的一声笑了起来：“还别说，你的头还真大，一般帽子戴不上吧？”

陈玉栋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顷刻间他真想一拳把这男孩打倒在地。但这个念头在他心头闪过时，他自己先吓得心跳加速了，他太想和他俩在一起了。能和他俩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能让他俩到家里玩儿，能和他俩一起说说话，这一切都像做梦一样美好。

看到哥哥没有回答陈玉栋的问题，小女孩说：“我哥哥叫黎远，我叫黎珩，我哥哥也有个外号，大家都叫他……”黎珩还没有说完，黎远就开始瞪眼制止，但还是没有制止住：“他的外号叫司令！因为他总爱命令别人！”

黎远的眼睛瞪得像铜铃，陈玉栋心里顿时舒畅起来，因为黎珩为他出了气。他笑了笑，心里对黎珩充满了感激，但说出的话却不是感激，差点惹恼了黎珩：

“你哥的名字好听，你的名字嘛，听起来像电影里女特务的名字。”

“你，你，你说什么？你才是女特务！”黎珩大声抗议，黎远却大声笑起来：“哈哈！女特务，还不如我司令好听呢。”

在黎珩看来，女特务是最不能容忍的一个名词，这简直就是对她的侮辱。她转过身就要回到大柿树下去。其实，这话刚说出口，陈玉栋就开始懊恼了，他恨不得打自己一耳光，他根本不想让黎珩生气。他赶忙向黎远求救：

“我真不是成心的，是不小心顺口溜出来的，别再把她气哭了。”

黎远胸有成竹地说：“她不想去你家就算了，你有姐姐或妹妹吗？”

陈玉栋莫名其妙地说：“我有个妹妹，比她小多了。”

黎远大声说：“那正好，我们把修好的发卡送给你妹妹戴。”

黎珩一听赶忙转过身来跟着他们继续走，自言自语道：“新学期开学时，我肯定不用这个名字，我要换个新名！”

三人来到陈玉栋家时，天色已大黑，家里的每个房间都点着像萤火虫屁股一样的小油灯。陈家湾的人没有曾家坝人赶时髦，曾家坝人大多数都用上了电灯，而陈家湾却连个电线杆都看不到，家家都点油灯。

这种油灯一般用煤油，没有钱买煤油时，就用豆油。豆油一般是从生产队分到的并从牙缝里省出来的。这种油灯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照明用具。讲究一点的家庭，用一个宽口小药瓶做油灯，在瓶盖中间钻一个小圆孔，用牙膏皮或薄铁皮卷

一根灯芯子，把捻好的一小簇棉线穿进灯芯里，把灯芯插在瓶盖中间的圆孔里，再把棉线两头浸透灯油，一头留在油里，一头露在外面，这个油灯就可以使用了。还有做法简单的，直接用一个带有铁盖子的宽口瓶作油灯，只需在盖子中间钻一个小孔，捻一簇棉线直接穿进小孔里，点亮就可以用了。也有不讲究的家庭，把棉线一端直接放进盛了灯油的破碗里，另一端搭在碗边上，这也算是一盏灯了。还有一种灯是极少数有钱人家才用的，这种灯是在商店里买来的，灯身下面有一个可供手握的灯座，中间是扁圆形的盛油用的灯肚子，灯芯是扁形的，灯心四周有四个卡子，卡着明晃晃的玻璃灯罩。这种灯比普通油灯亮得多，很干净，很美观。黎远和黎珩对这种油灯并不陌生，去年他们家还在用带灯罩的油灯，用电灯是新近才有的事。

陈玉栋家是三间土房子，坐北朝南。三间房里住满了人，地面上席子连着席子，一点空地也没有。黎远和黎珩跟着陈玉栋左拐右拐，踩着席子边总算到了目的地——陈玉栋的小床边。这是一个用土坯垒起来的小床。小床紧靠房屋东山墙，墙上钉了一个木楔子，木楔子上挂着一盏用牙膏皮做灯芯的小油灯。陈玉栋让黎远和黎珩坐在床边，悄悄地说：

“你们在这等着，我先把好东西拿来。”

黎珩说话声音有点大：“什么好东西？”

陈玉栋赶忙示意她小声点，因为他家还住着别的孩子，他可不想让这么多人分享他的好东西。

一会儿功夫，陈玉栋就回来了。他小心翼翼地捧着一碗水，先递给黎珩，悄悄说：“喝一口尝尝，别出声啊。”黎珩喝了一口，脸上顿时露出了幸福和甜蜜，黎远喝了一口后，也露出同样的表情，悄声说：

“你家不错啊，平时也有白糖吃？”

陈玉栋用低到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

“这不是白糖，是糖精，只放一粒一碗水都会甜。这糖精是我偷偷买的，今儿这是最后一粒了。”

说到糖精，黎远和黎珩都不陌生，他俩也背着大人偷偷买过。因为喝糖水毕竟是一件很浪费的事情，不逢年过节，不招待客人的情况下，一般是喝不到糖水的。

陈玉栋的盛情款待很快拉近了三人的距离，说话也默契了很多。

黎珩干脆直呼陈玉栋小名说：

“大头哥，别忘了我的发卡呀，你到底怎么修啊？”

陈玉栋从黎珩手中接过发卡，就着灯光看着。这发卡的颜色真好看，淡淡的蓝色反射着油亮亮的光。这光，像蓝宝石一样随着光线变化而转动。就近闻一下，还可闻到淡淡的清甜味。他敢肯定，陈家湾还没有一个女孩子戴过这种发卡。这

种发卡是最时髦最贵重的女孩头饰，它是用有机玻璃做成的，光泽和弹性极好，很多爱美的女孩子都以拥有这种材质的发卡而自豪。可惜它却被齐齐折断了。陈玉栋由衷地为发卡惋惜，他责备地看着黎远。黎远满怀愧疚地看着发卡，说：

“我猜你是把这发卡断的地方在油灯上烧化，然后再对齐粘在一起，是不是这样？”

陈玉栋说：“是啊，只有这一个办法呀。”

黎远苦笑：“我以为你小子有什么高招呢，这招谁不会呀？你以为黎珩那么好说话？你就是粘好她也不要，不信你试试。”

黎珩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发卡修复法，也跟着说：“就是，试试，试试，说不定能修得好看呢。”

陈玉栋看着黎珩说：“那我可开始了啊，修不好你可不许哭啊。”

修复结果完全在黎远的预料之中，却让黎珩不免大失所望，发卡虽然粘连起来了，但这哪里还是原来的发卡呀！发卡的形状不再是圆弧形而是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半圆弧。最不能容忍的是接口处，被煤油灯烧得黑乎乎的，还高高突出一块。看着心爱发卡的新面孔，黎珩哭笑不得。黎远的脸上又挂上了讥讽的笑。陈玉栋一脸的歉意，好像这发卡是他折断的一样。他仔细看了看发卡，说：

“还有一个办法能让它好看，大明家有砂纸，但他家在村边上，现在我爹肯定不会让我去。我明天去找来砂纸磨一磨，磨平后没准就会好看了。”对他的说法，黎远和黎珩未置可否，只好任他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但是，第二天，陈玉栋却没有见到黎远和黎珩，洪水退了，他们也随着奶奶回去了。

曾家坝的人都回去了。陈家湾也恢复了往日的生活。那些被洪水蹂躏过的庄稼苗稀稀拉拉、半死不活的，秋收的希望被无声的失望所笼罩。但在年轻人看来，失望既然成了无可变更的现实，那就不要再怨天尤人了。洪水过后，他们更为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陈家湾不沉的神秘原因。在这以前，他们也曾听过陈家湾来历的传说，但这些传说听起来像天书一样，真不真假不假的，他们只是随便一听并未放在心上。当他们亲眼目睹了陈家湾水涨船高的奇特现象后，当他们七嘴八舌争论不休时，当争论的论点无一例外地被同伴们嘲笑后，他们才统一了想法：也许过去老人们代代口传的陈家湾起源神话才是这一现象的最好解释！

陈玉栋在村口的大楝树上亲眼目睹了洪水中的陈家湾，像汪洋中的一条小船，看起来很不安全但它却是无边水世界中仅存的陆地。在黎远黎珩他们走后的第二天一大早，陈玉栋就迫不及待地来到陈雷生家，非常认真地问：

“三爷，曾家坝离河远，咱庄离河近，为什么曾家坝被淹咱庄没事？咱庄真的是一条船呀？”

陈雷生慈祥地笑了笑：

“这个事情嘛，想要说清楚还真不容易。昨天我在村子里走动时，大人小孩都这样问，我看呀，说来说去，还是从村子里流传的故事说起的好。”

陈玉栋忙问：

“是盘古开天地的故事吗？三爷，你再给我讲一遍吧？我过去都没有好好听过这故事呢。”

陈雷生想了想说：

“我今天给你讲，明天还要给别人讲，多麻烦呀！要不这样吧，你去和小伙伴们说说，就说今晚饭后三爷在柿树下讲故事，让他们都来听听。”

陈玉栋连忙回答：

“好啊！好啊！我这就通知他们去！”

说完，陈玉栋一阵风一样跑了。

其实，陈雷生把讲故事的时间定在晚饭后，这个时间概念只是一种习惯说法，并没有准确钟点，大约相当于晚上8点钟左右。洪水过后，陈家湾的人就没指望能吃上晚饭，几乎家家都粮尽米绝。好在天上来了直升机，从飞机上扔下了一些饼干和罐头等食品，这些食品都用大麻袋装着，由生产队组织民兵统一收拣并按各家人口多少统一分配。社员们分得的食物只能在早饭和中饭时吃一点，根本不可能吃饱，到了晚上就没有可吃的了。这时说的晚饭后其实就是午饭后。

在漫长的等待中，太阳终于走到了西边。陈玉栋第一个来到柿树下。他的心情有些激动，在他心目中，三爷的知识是那么渊博，他相信三爷一定能解开他心中的谜团，舟河不沉的神秘面纱就要被揭开了。

大明来了，大栓来了，小琴来了……太阳的余辉还未散尽，孩子们已经陆陆续续地聚在了柿树下。他们七嘴八舌地说着，关于舟河不沉的“假说”一下子有了几十个版本。不知不觉中，天黑了下來，陈雷生没有让孩子们失望，不远处，看到他的旱烟袋一明一暗的，孩子们顿时兴奋起来：“三爷来啦！”“三爷可真来了呀！”

在孩子们的簇拥下，陈雷生坐在了柿树下他的“专座”上。孩子们急不可待地嚷嚷着：“三爷三爷，开始讲吧！”陈雷生呵呵地笑着，并没有立即开讲。他抬头看了看，似乎在整理思绪。此时天上的月亮正好半弯，月朗星稀，清亮亮的月光穿过大柿树，树下斑斑驳驳、明明暗暗的。环视四周，月光朦胧如纱，轻轻缈缈地罩着整个村庄。陈雷生轻轻地抽了一口旱烟袋，心中暗自感叹：头顶上的这弯月亮世代代看护着庄子，也许只有它能够真正回答孩子们的问题啊！

这时，一个大点的孩子开始维持纪律：“别乱吵吵了，三爷开始讲故事了！”大孩子话音刚落，柿树下顿时一片寂静。这是陈玉栋第一次完整地、极其认真地听舟河的故事。